



•历史风物•

•亲情无限•

小巷深深

□邢俊霞

张抗抗在《城市的标识》中落笔写道：我们的城市和城市，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多胞胎了。的确，在大多数城市，那些高耸的大楼，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，尖角或是翘角的屋顶，白色或是灰色的圆柱……使你觉得眼前的一切早已似曾相识。

除了雷同的钢筋水泥，在我看来，还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。大到环境不一样，小到人文历史不一样。这些千差万别，就如人的个性，不论是张扬，或是内敛，都具有较高的辨识度。以上海的武康路而言，尽管梧桐林立，但因为有很厚的历史底蕴做支撑，大批的名人在这个空间，留下生命、时间和不可替代的私人痕迹，从而别具一格，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去武康路那天，天气格外晴朗，一扫往日的阴霾，虽是初冬，颇有些家乡秋日的高云淡。

武康路，位于上海市徐汇区，原名福开森路，是美国传教士约翰·福开森

出资修建的马路。沿线有优秀历史建筑14处，保留历史建筑37处。有三十多位名人曾在此居住，贺子珍在此居住二十多年，宋庆龄也曾生活在这里，113号则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的故居。巴金在这里完成了被海内外文学界、思想界称之为“一部说真话的大书”的《随想录》。整条路被誉为“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”的“名人路”。

大概是因为网红打卡地，前来观光的游人一波接一波，只见梧桐树下人头攒动，武康路像一条流动的人河，与家乡正月十五争相去沙澧河畔观看花灯的人潮极其相似。

如果仔细看，游人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探寻人文历史，另一种是冲着网红之地去的。探寻人文历史的，他们会在名人故居和优秀建筑门前驻足，拿出手机扫一扫门前的二维码，看一看它们的历史以及简介。而对于纯粹去网红地打卡的游人来说，这里发生过哪些事、住过哪些人，似乎与他们关系不大，尤其是那些少男少女们。

罗密欧阳台、开普敦公寓、武康大楼、

宋庆龄故居、周作民旧居、密丹公寓、巴金故居……一路走下来，收获颇丰。

那些花园洋房、故居虽然大多关门闭户，里面的生活无从了解，但独立式、复式或别墅式住宅隐约可见，参天的大树对门前的栅栏熟视无睹，昂然挺立着，巨大的叶片在空中肆意招展。

那些对外开放的名人故居，无一例外陈列着主人生活过的痕迹，我顺着参观通道缓缓而动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轻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，仿佛落下的脚只要重一点，就能打扰到房屋主人一样。在我心里，巴金他们从未远去，只是生活在历史长河的彼岸。

小巷深深，岁月的砖墙斑痕累累，诉说着历史，梧桐叶从树上飞身而下，一片又一片，覆盖着沧桑的岁月。

走出小巷，也就走出了幽静。置身于人声鼎沸的街市，回头望向深深的小巷，历史和现实，过去和今天，纷至沓来，顿时让我心潮澎湃。竟有些不舍，有些留恋，我想：就让这份不舍与留恋长留心间，任其在心间斑斓。

我和父亲

□金占峰

前几天在楼道里，我突然被自己咳嗽的声音吓到了——我听到了一个几十年前熟悉的咳嗽声，相同的发音，相同的音调，相同的习惯。当年，父亲也是这么咳嗽的。

父亲咳嗽的声音总是来自头顶。小时候，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，父亲的咳嗽声总在我的头顶响起。小时候，很多人都说我和父亲很像，无论是长相还是声音，都和父亲一模一样。我一直不能理解：当时我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，而父亲已经进入不惑之年。小孩子怎么和大人很像？

如今，我也成了父亲，我的年龄应该和当年父亲的年龄差不多。此刻，站在空荡的楼道里，我又想起了当年大家说我和父亲很像的话。我的声音真的和父亲很像吗？为了求证，我又咳嗽了一声，楼道里很安静，回声很大，突然，我的心狠狠地被震动了一下。因为这声音分明就是几十年前，那个在小院里、厨房里、胡同里、头顶上发出来的熟悉的咳嗽声——没想到，现在这份尘封的记忆穿越时空，穿过距离，穿过这些年的成长痕迹，一瞬间又回到脑海里。

父亲是位教师。当时教我的老师大多都是他的学生，我因此一直把父亲当作自己的骄傲。小时候，有相当长的岁月是我们爷俩一起度过的，我简直就是他的尾巴，走哪儿跟哪儿。他教英语，教我的英语自然也多一些，我学得也快，经常得到父亲朋友或同事的夸奖。因为父亲有些刻板无趣，不是一个很有幽默的人，但他可能是为了拉近和我的距离吧！也会经常说一些笑话，说完了自己先笑，然后望着我，很期待地等待我的反应——但凡这种时候，我一般都很配合，虽然个别时候配合得有些辛苦，因为父亲的笑话其实一点也不好笑。

如今父亲85岁，一到冬天就会咳嗽。他咳嗽起来很有特点，嗓子眼里会先发出一个声音，然后再迸发一连串的声音，每次的音调、时长都相同——那天以前，我从未注意过这些细节，此刻回忆起来这些琐事却发现，父亲的一举一动，早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。此刻，这不到一秒钟的回音好像是一组待破译的密码，而密码背后就是两个被血缘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和灵魂。

带着这些思绪，我开始用“破译密码”的眼光审视儿子，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作业。我的目光他当然不会懂。或许有一天他会有和我一样的发现，不知道那时他是否会跟我一样，欣喜地发现这血液于水的灵魂密码。

•生活纪事•

买书的老人

□贾 鹤

上周乘车时遇到一位腿脚不便、拄着拐杖的老人，站在公交车门口问司机师傅这路车到不到建设路上的一家书店，但是也说不清楚具体位置。车上的人纷纷议论着建设路上到底有没有书店，老人应该在哪里下车。

车开动了，老人坐在位子上对周围的人说：“我要到建设路上一家书店买书，《苦菜花》《平原枪声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都是我年轻时看过的书，我想再看一遍。”他自言自语，车上的人被老人逗笑了。有人说：“你咋不去马路街的新华书店买？”另一个人马上接话：“恐怕这些书书店都没有卖了。”老

人见他的话引得满车热闹，越发提高了嗓门。

到了新玛特站，车上的人给老人出主意，让他转乘哪路车，老人可能怕忘了站名儿，嘴里不停念叨了几遍。车停稳了，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下了车，车门关上后，老人举手对着车门挥了几下，和大伙再见。

车子继续往前开，车上的议论还没停止。我脑子里想着这位奇特的老人，暗自诧异，当今社会，看手机的人遍地都是，要买书的寥寥可数，更让人诧异的是要买书的是位古稀之年的老人。这让我想起姥爷，姥爷以前也爱看书，上初中时周末回家，经常看到姥爷的床头放着《乌龙山剿匪

记》《封神演义》，有时候我也会翻几页。现在九十岁的姥爷早已不能看书，他仅有的活动是天气好时拄着拐棍在胡同里走个来回。

人到老年出门难，行动迟缓，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，很多时候会显得力不从心。除了强烈的意愿驱使，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，独自穿过大半个城区，走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躲避来往的车辆，去寻找一个印象中的卖书地点。也许，老人想要重温的不仅仅是书，更是一段和看书有关的美好记忆。

事情过去好几天了，我脑子里偶尔还会闪现那位可爱的老人，不知道他想要的书买到了吗？

•最美爱情•

相濡以沫

□周福玲

早上在河堤公园散步时，我又遇到了那对夫妻。妻子步伐不太稳，很努力地向前走着，但比以前走得好多了。丈夫在旁边一步不落地走着，目光紧跟着妻子。

第一次注意到这对夫妻，是在暑假的一个早上。早上散步的人不多，我注意到迎面走来一对夫妻。妻子走路踉踉跄跄，但很努力地向前走着。丈夫走在她的身边，时刻注意着她。忽然，妻子踉跄一下，身体一歪，要摔倒了，她下意识地身体倒向丈夫那一边，丈夫立即扶住了她。

前年夏天的早上，我经常看见一对老夫妻坐在小区门前。确切地说，老先生坐在一个轮椅旁边的小凳子上，老太

太则是坐在轮椅上打瞌睡。他们80多岁，老先生说，早上凉快，所以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白天太热就不出来了。老太太的腿有点风湿，走路不方便，所以他就推着轮椅把她推出来。轮椅的前边有一朵玫瑰花。玫瑰花是老太太养的，老太太爱养花，尤其是爱养漂亮的火红的玫瑰花。每次，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打瞌睡，老先生坐在旁边安静地看书。玫瑰花很鲜艳，散发着清新淡雅的芬芳。

今年暑假，我在小区里看到修雨搭的两个人。我一看，有点熟悉，原来他们是曾经卖蜂窝煤的那对夫妻。前些年，家家都要烧蜂窝煤。他们从煤厂里批发了蜂窝煤，用架子车拉着沿街叫卖。丈夫在前边驾辕拉车，妻子在后边推着车。向楼上给人搬煤球的时候，丈

夫不让妻子搬，能干的妻子却毫不示弱，跟在丈夫身后，一趟趟地搬着蜂窝煤。当蜂窝煤卖完的时候，妻子坐在架子上，丈夫拉着妻子回家。他们的脸上、身上经常会沾到一点煤灰，但是，脸上却绽放着幸福的笑容。后来，大家用上了电磁炉或天然气，没人买蜂窝煤了，他们就开始修雨搭，还给人清洗空调。他们说，只要人不懒，没有挣不来的钱。

在去超市买菜的路上，我经常遇到这样一对夫妻，他们头发灰白，脸上布满皱纹。很多年了，经常都是身材高大的丈夫拉着小推车，身材娇小的妻子在旁边跟着，两个人并肩走着，总是有说有笑的。

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这也许就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吧！